



北京语言大学国情教育系列丛书

新时代的全球格局与人类命运

| 大使看世界 |

贾烈英◎主编

GLOBAL PATTERN AND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IN THE NEW ERA
— The World in the Eyes of Ambassadors —

时事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国情教育系列丛书

新时代的全球格局与人类命运

| 大使看世界 |

贾烈英◎主 编

GLOBAL PATTERN AND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IN THE NEW ERA
— The World in the Eyes of Ambassadors —

时 事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代的全球格局与人类命运：大使看世界/贾烈英主编.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195-0205-8

I. ①新… II. ①贾… III. ①国际关系—文集 IV. ①D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3035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址：www.shishishe.com

印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5 字数：205 千字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对策研究专项项目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
17ZDD01),同时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教务处教学专项基金的
资助

序言

Preface

《新时代的全球格局与人类命运——大使看世界》收录了 2016—2017 年北京语言大学与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的“大使看世界”高端系列讲座的内容。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素有“小联合国”之称。学校高度重视中国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早在 1993 年就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联合国研究中心，近年来又相继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及其下设的阿拉伯研究中心等 17 个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为开阔全校师生的视野，更好地从中国看

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2016年10月开始，北京语言大学与战略伙伴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主办“大使看世界”系列讲座，迄今已举办11讲。主讲嘉宾包括前中国大使、前中国外交官、国际公务员及知名学者，讲座内容涵盖中国外交、公共外交、国际组织等领域。嘉宾们以其精湛的学识和壮阔的人生历练，为北语师生们献上了一次次学术盛宴，这种生动的国情和世情教育，让师生们在每次的认真聆听、深度对话中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情操，更丰富了“小联合国”的校园文化。

过去的2017年是中国极不平凡的一年，更是北京语言大学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奏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华彩乐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国人民迈向新征程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北语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创新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2018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升“大使看世界”高端系列讲座水平，推进中外学生深层次融合，繁荣北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努力为培养更多知华友华人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倪海东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

2018年1月24日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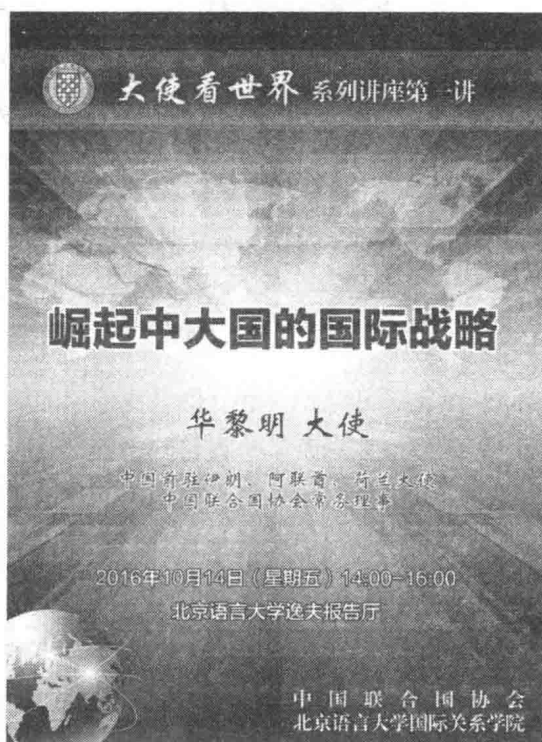
contents

001/第一讲	崛起中大国的国际战略	华黎明
018/第二讲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王学贤
021/第三讲	如何当国际公务员	宋允孚
046/第四讲	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的参与	蒋振西
061/第五讲	大使夫人的公共外交	吕海林
089/第六讲	中国与联合国	谢波华
112/第七讲	中国的维和警察工作	高心满
132/第八讲	国际格局及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贾庆国
159/第九讲	联合国与裁军	刘志贤
188/第十讲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苏 格
208/第十一讲	走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中国与世界的儿童生存、 发展、保护和参与	陈学锋

第一讲

崛起中大国的国际战略

— 华黎明 —



大家好，我叫华黎明，是1958年中国第一批学习波斯语的学生。我是第一个给中国领导人当波斯语翻译的，曾经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当过翻译。从1991年开始，我先后在伊朗、阿联酋当大使，在荷兰担任大使期间还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简称 OPCW）的团长。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在跟高校的同学和社会上很多年轻人接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都会抱怨中国的外交太软弱了。但同是这个问题，我遇到的很多外



国人尤其是西方人，他们普遍反映中国这些年特别强硬。我们在南海填海造陆、建造航母、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是不是显得太强硬了？可见，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外国人不是指所有的外国人，在座的一些外国同学可能不是这样看的。但是我认识的这些人包括一些精英，普遍反映中国的外交太强硬了，害怕同中国开战。可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年轻人，认为中国的外交太软弱了，就一直表示遗憾、抗议，认为直接把钓鱼岛收回来得了，为什么总是抗议。所以，我想就这个题目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在崛起，崛起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外交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这个问题我想从中国的崛起说起，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能量带来的震动是很大的。为什么我们和外界的反映不一样？因为速度太快了。我们

崛起以后展示的能量很大，我给大家展示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说明我们崛起的速度、能量是无穷的。我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4年。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十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贸易总额是43350亿，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还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8000多亿，现在这些数据可能有些变化；财政收入达到14万亿人民币；城乡区域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40倍到50倍，这是我们这代人能感受到的。在座的各位也许感受不到，因为你们出生的时候就有手机了，就有平板电脑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些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深有体会的。

下面再给大家做个比较，让你们感觉到这个速度有多快。1952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年，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共只有300亿美元。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低于1800年的英国和1890年的法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英国18世纪中期的水平，我们与英国差200年，也就是说建国初期我们的工业水平落后于英国、法国这些国家200年。到了197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1000亿美元，实施改革开放后到了1982年是2021亿美元，2000年达到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到200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4倍。到了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意大利，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这个速度也许我们在中国感觉不出来，但是世界能感觉出来。下面更大的历史性变化是在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2.2257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4.9万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性阶段，经济总量达到5.88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4年我们达到10万亿美元。

我想给大家再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能够说明我们的变化有多快。1980年即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是2000亿美元，到了2014年就是10万亿美元，增加了34倍。短短35年时间里，

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 34 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加了 114 倍；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 1980 年的时候是负 12 亿美元，但是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 3.8 万亿美元。国外对于这个变化要比我们自己感受得强烈，我们在国内也许认为这一切很正常，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外部的世界，这个震动太大了。

经过全民大炼钢铁，1960 年中国粗钢产量才达到 1800 万吨左右，而 2016 年粗钢产量为 6 亿吨，因为产能过剩，我们现在又要减产。这说明了一个变化，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有体会。这个变化就是中国从一个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走向世界的崛起的大国。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先是挨打，然后又经过挨饿，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又有人说中国挨骂。但是挨打、挨饿这两个是真的，这两个历史时期我都亲身经历了。1939 年我出生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当过亡国奴，知道挨打是什么滋味。然后到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但是我们还很贫穷，挨饿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上大学的时候吃不饱饭。但是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无论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还是其他国际会议，中国的领导人都是站在舞台的中央，大家的目光都聚光在中国。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背景，当然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潜力都激发了出来，但其中还有一个历史背景。20 世纪 80 年代掀起了全球化的新浪潮，所谓全球化指的是商业、劳动力、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流动，80 年代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完成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第二产业基本上过剩、资金过剩、产能过剩，那就得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正好这个时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是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市场，所以西方大量的资本、技术到中国来，中国应该说是这轮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吸收西方的资本技术使得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中

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加工基地，为世界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全世界的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西方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和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推动力。1978年中国获得了大量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投资中心，美国企业的前十名都在中国有投资，美国的资金与技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个就是当初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崛起也遇到了全球化这个背景。我在西方国家担任大使的时候，就跟西方人讲过这样一段话：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从贫困到富裕，再到实现现代化，不仅是造福于中国本民族的千秋伟业，更是献给人类社会的一份厚礼。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么看，世界也应该这么看。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如果处于战乱和贫困的状态，那么每年从中国流到世界去的难民要比现在的多十几倍、几十倍。中国如果处于这种状态，很多经济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中国的力量，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所以世界1/5的人口解决了贫困问题，这本身对世界而言就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卡特聊天时，卡特抱怨中国没有移民的自由，中国老百姓不能随便到国外去。邓小平说：可以啊，给你两亿你要不要？这个故事是说处于贫困状态下，中国不可能崛起。现在世界应该为之感到庆幸和自豪，但是西方世界看到成长起来的中国时，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也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有种乌托邦式的期待，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然后中国的未来就纳入到美国和西方的规划。所以，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时间，美国的学者称之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这段时期大的国际背景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是苏联，中国当时也把苏联看成自己最重要的敌人，所以中美两国在反苏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目标的。另外，美国确实对中国有乌托邦式的期待，美国从来没有想过中国最后会强大到跟它平起平坐，总觉得

自己是高高在上，从来都是俯视中国的。所以，在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是非常好的，例如那个时期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就相当多。

但是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失望了，觉得中国人最后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道路。所以，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外交最困难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美国非常失望，他们原来期待中国纳入他们体系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1991年苏联解体，这样美国和西方国家觉得，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瓦解了，之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像苏联这样。在之后的十年里，中国被美国制裁，美国和所有的西欧国家不允许中国参加国际活动，贸易方面对中国设置了很多贸易壁垒，尤其是欧盟对中国禁止出口武器，这一条到现在还有效。这个十年我们很困难，我们外交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国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就记录了这十年的困难时期。但让西方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垮，社会主义也没有垮，在1992年邓小平发展“南方讲话”后中国的经济又上了一个台阶，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所以，到了1993年日本最先取消了对中国的制裁，首先打开了同中国的贸易之路。当然日本也是出于自己的目的，当时日本经济很困难，而中国就在日本的旁边并且拥有这么大的市场，所以日本觉得不能盲目地跟着美国走。接着到了1995年、1996年，因承受不住中国的巨大市场对他们的吸引力，欧洲国家也都打开了贸易大门。

我自己在荷兰时也是深有体会的。我担任最后一任大使是在荷兰，荷兰在人权问题上和中国矛盾很大，但是在商业上又很想与中国做生意，其跨国公司像“飞利浦”都跟中国做生意。荷兰在1996年日内瓦的人权会议上，跟中国的代表当面激烈地争吵。从1989年开始，在这个人权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每年都要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到了1994年、1995年，英、法、德三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不参加了，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也逐渐不参加了。这个过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个就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看到中国的经济不仅没有垮，而且迅速发展。到了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更是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

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崛起带来的前景，西方国家很焦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打破现有国际秩序。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始终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也是当今世界大部分游戏规则制定者。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至今还是这样。500年来，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他们通过制定货币、金融游戏规则垄断了全球商品交易程序，再通过高科技产业的先发优势，形成了全球的生产和贸易分工的等级体系，最终让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西方国家。500年以来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游戏规则是他们制定的，金融是他们控制的，高端技术是他们拥有的，整个生产链也是他们掌握的最高，而我们得到的是最小的这部分。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国际规则从联合国开始到比如海洋法、不扩散条约、世界贸易组织等游戏规则都是由他们制定的。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崛起表明了未来世界的一种趋向，即占世界人口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将分享更多的资源，西方国家垄断人类全球的时代终将结束。美国和西方国家看到这种趋势会有一种担忧，在未来，全球的资源未必会流入西方的口袋了。现在看来，游戏规则已经不一定都由美国和西方制定了。2015年10月1日，中国首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官方外储数据，中国在逐渐改变这个游戏规则，掌握话语权。所以，2015年奥巴马和希拉里曾经说过两句非常经典的话，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提到：美国还要领导这个世界一百年。说这句话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另一句话是希拉里讲的：我不愿意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中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下。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游戏规则，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对原有游戏规则造成了影响，这是美国和西方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给美国和西方带来政治制度方面的挑战。西方人是把共产主义看做一个幽灵

的，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从那以后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1991年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将要终结的社会制度。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书中说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中国的发展跟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垮，而且发展十分迅速，用中国特有的方式发展了社会主义。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再加上2016年美国大选，大家看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所有弊端。看到了这么多丑恶，很多西方人开始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真的有这么好吗？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像西方讲的那样邪恶吗？2008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但是让西方触动更大的是汶川大地震。汶川地震后72小时之内，中国的总理就赶到了现场，60万不带武器的军队就赶到了现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深深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崛起对全世界提出了疑问，资本主义制度将来一定会胜利吗？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坚持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焦虑，他们所期待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仅没有展现出来，反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极强的生命力。如果大家都来效仿中国这种模式，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第三个方面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际上是很悲壮的，我为什么用“悲壮”这个词呢？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没有统一，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里唯一没有统一的国家竟然是我们中国。美国人很担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来会不会用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统一？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美国会不会因此付出代价？所以美国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没有解决自己主权和领土完全统一的迅速崛起的大国，伴随着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与大幅度提升的军事实力，利用非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和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增

大，从而有可能使美国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卷入中美军事冲突的风险当中，由此给美国带来安全上的紧张，这就是美国焦虑的第三层面。

中美关系相互依赖的程度高，相互威胁的程度也高。美国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的利益格局，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另外，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很担心中国会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尤其担心中国会不会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中国对于美国同样有担心，美国始终是想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至今也没有放弃这种想法，它不能认同中国这种社会制度，这些是中美之间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崛起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发生变化，世界是否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存在一种不确定性。

中国发展得如此迅速，给世界带来很大的震撼，但是全世界不会用同一个目光看待中国崛起。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到过中国、没到过中国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我在欧洲工作了3年，有个总体的感觉，就拿我在荷兰待着的这几年来说，上至荷兰的王室、部长，下到普通工人，我跟他们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跟他们谈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时，却深深地感到荷兰人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记得举行国庆招待会之后，有个荷兰的记者问我：苏联已经垮台了，你们中国什么时候垮台？他们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很敬佩，谈到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也很佩服，但是一谈到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价值观念时，我们往往谈不拢。在荷兰，大家分歧最大的问题是“西藏问题”，荷兰人对西藏、达赖喇嘛痴迷的程度很高。在荷兰工作的时候，我到跨国公司去，这些老板对我都非常客气，可是到荷兰外交部去十次有八次不愉快，就是因为西藏、台湾、人权等问题。交涉多了以后，见到他们外长，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地说很抱歉，今天我们还要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西藏问题”。很多荷兰人没有到过西藏，甚至都不知道西藏是什么地方，可是他们对达赖喇嘛追捧的程度让我吃惊，达赖喇嘛到荷兰去讲经，好几千荷兰人听得如痴如醉，欧洲人经过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洗礼，竟然还处于

这样落后的形态。我对他们讲，从13世纪开始西藏就是中国的版图，但是他们不信。所以，我觉得诸如此类问题表明了西方世界和我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是不同的。

今天，中美、中欧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但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个结很难解开。这是个结构性的矛盾，我认为很难解决，除非有一天我们彻底地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确实得到了利益，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还是感到非常害怕不安。

再拿非洲来说，我们觉得中国在非洲援助力度那么大，帮助它们建设铁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所以非洲国家对我们应该持一种非常欢迎的态度吧，但是实际情况也不尽然。我有很多同事在非洲长驻，尽管中国在非洲有几十年的影响，但我的同事告诉我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他们看到中国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日本人吗？”“不是。”“那是韩国人吗？”“不是。”当你说你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问是哪一個中国。在很多非洲人眼里，中国的东西质量不是很好。我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位非洲朋友跟他要一部手机，他有两部手机，一部是华为，一部是诺基亚，华为手机是智能手机，诺基亚手机只能发短信、打电话，然而这位非洲朋友宁可要诺基亚手机也不要华为手机，他说你们的中国货是山寨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些国家的印象，我讲这些例子是为了告诉同学们，我们崛起了，我们发展了，我们以为中国在上世界上影响力已经很大了，但实际上外部世界对我们还有相当负面的看法。今天你打开美国、欧洲、日本的报纸，会看到其中报道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我们同学今后都是要走出去的，所以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应该有思想准备。

我讲的第三部分内容是崛起中的中国走出国强必霸的几个历史思路。历史上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国强争霸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开始，一直到冷战期间美苏争霸，从争霸到衰败，这条路成了历史之